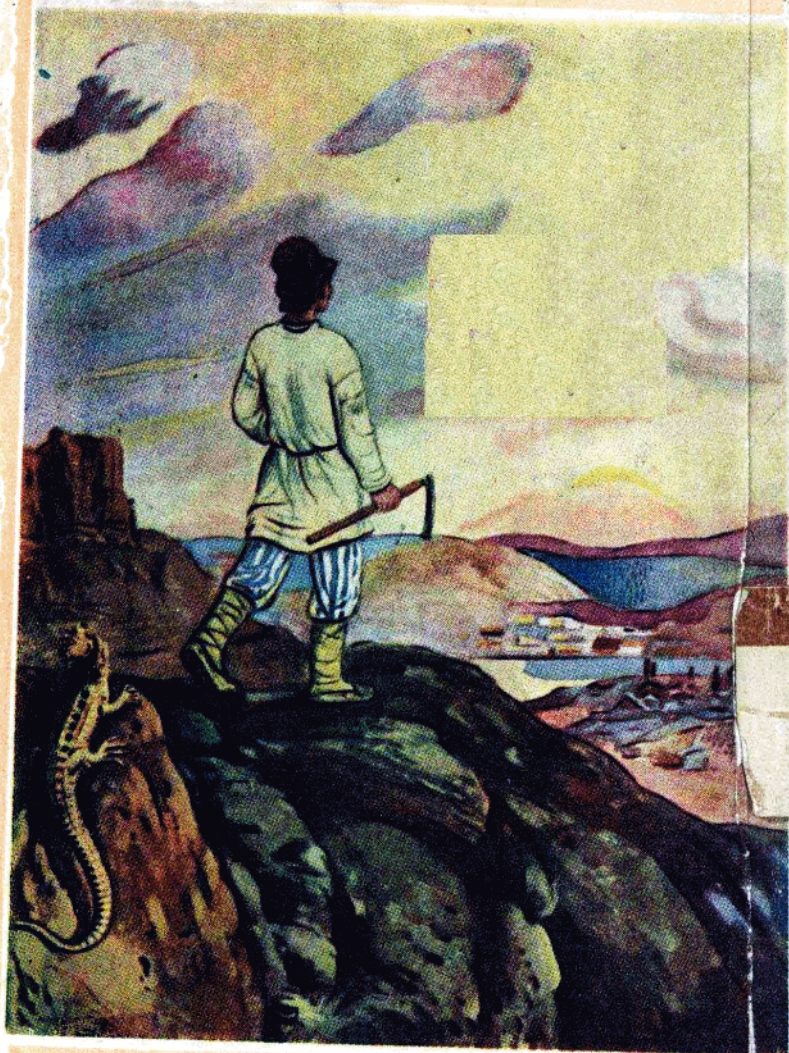


雙蜥蜴

巴·巴若夫著

李俊民譯



烏拉爾傳說集

雙 蜥 蜴

巴·巴若夫著 李偃民譯



基本書局出版

П. БАЖОВ
МАЛАХИТОВАЯ
ШКАТУЛКА
ОГИЗ. 1948-1952

-
1. 雙蜥蜴
2. 馬爾科石山
-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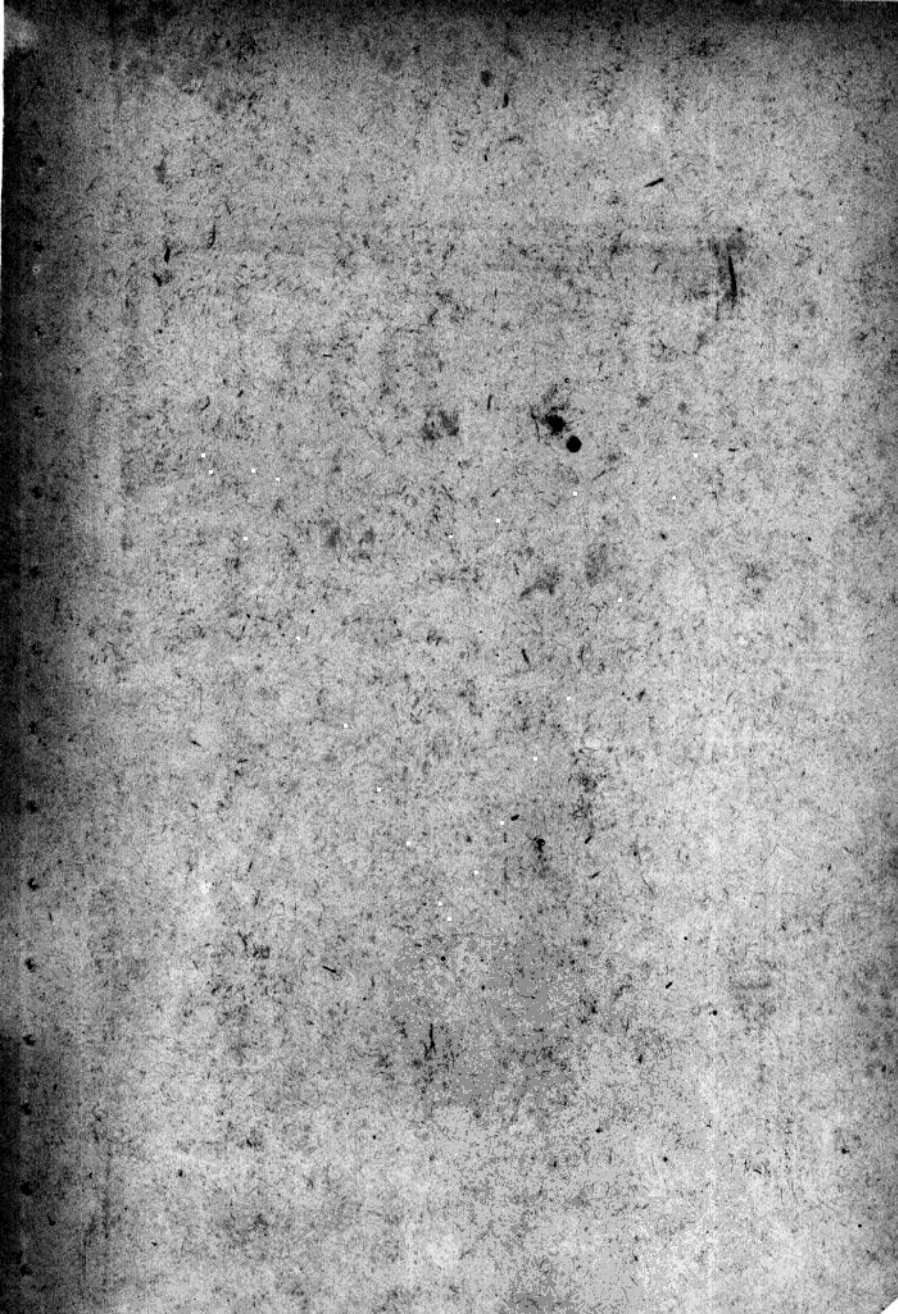
原 著 者	巴 · 巴 若 夫
翻 譯 者	李 俚 民
出 版 者	基 本 書 局
	上海南京路哈同大樓三一三號
發 行 者	童 祥 書 店
	上海天津路一九號

一九五三年十月再版 書 號: (5)
印數: 8001—8000 定 價 3,200 元

北記製版所製版 上海武定路五三七弄八五號

雙又蜥蜴



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我們的波列伐亞，據說是由官府來開發的。那時候在這兒什麼工廠也沒有。和土人打着仗。呶，你得知道，是官府囉。派來了軍隊。像高爾尼希特這樣的小村，就是特地設立起來保護大道上的安全的。你瞧，那時候古苗希基礦區（註）的豐富礦藏已被發現——所以官府就向那兒去。自然囉，他們佔領了礦區。於是把大批老百姓趕到那面去，設立了工廠，又派去了許多德國技師。但結果卻不妙。不妙就是不妙。究竟是德國技師不肯顯本領，還是事實上他們真的不懂得鍊礦——我可不清楚，只知道他們經營的古苗希基礦山不能使人注意。於是，官家開始去開發別的礦山，古苗希基礦山索性停工了。他們認為這是一個最糟糕的貧瘠的礦區，在這樣的礦山上面根本不值得建立好好的工廠。也就是在那個時候，波列伐亞落到了杜爾查寧諾夫的手中。

（註）古苗希基礦區——指波列伐亞河旁的古苗希基礦山。產銅，又叫做銅山。據傳那銅山中的銅礦，是由一個仙女「銅山娘娘」所管轄的。

在這之前，這位杜爾查寧諾夫是在斯特洛剛諾夫爵爺（註二）的領地上做鹽販子，另外就是搞小規模的鍊銅業。他有一個工廠，卻是一個可憐的小作場。和普通老百姓的手藝作場相差不多。他用一個小小的爐灶鍊礦，然後熔銅；熔了一次再熔一次，就這樣他着實賺了一些錢。但在那時候，杜爾查寧諾夫對這樣的小利已經心滿意足了。

當他一聽到官家的鍊銅廠辦得很不好，就乘了車子恭恭敬敬地去謁見官府。他說：

「能不能讓我來接辦這個工廠。我們，對於鍊銅有經驗，——會使那兒的銅出得多。」

那時候，傑米陀夫老爺們（註三）以及別的比他遠為有名而且有錢的廠主們，對這個廠都不想沾手。他們想，德國技師都毫無辦法——這還算是個什麼工廠？只有虧本一條路。這樣，官府就把我們的工廠讓給了杜爾查寧諾夫，另外還加上綏賽爾契礦區。你瞧，像綏賽爾契這樣的富源，竟平白奉送

了給他！

於是杜爾查寧諾夫就帶了自己的工匠來到了波列伐亞。自然囉，他答應給他們許多好處。生意人——騙人的功夫最好，不論是誰，如果他需要就都能騙得來的。

「你們好好給我努力，」他說道：「諸位老爺爺，我要和你們在一起，一直到死……」

嗨，甜密的舌頭——唱得真好聽！從小就靠一張嘴巴過活——騙人是最有經驗的。又順便提起德國人：

「難道各位老師傅還比不上德國人？」

那些鍊銅的老師傅，離開根生土養的老家，搬到遠處去，本來並不很願

(註一) 斯特洛剛諾夫——俄國向東的殖民運動中的幾個最有權威的開拓者之一，極有勢力的貴族。

(註二) 傑米陀夫老爺們——和斯特洛剛諾夫家族相當的，有勢力的貴族。達吉爾斯克等工廠等都是他們經營的。詳見傑米陀夫的紅袍。

意，但是一聽見他提起德國人，就都着了惱。他們不願向德國人示弱。德國技師們一向是挺着高鼻子，輕視我們的師傅而且不把俄國的師傅當人。老人們可真的光了火，他們去察看了工廠。一看，工廠的設備比他們自己的要好得多。噢，官府辦的嘛。然後他們又到古苗希基礦山去，把那面的礦石考察了一下，終於直截了當地向杜爾查寧諾夫說道：

「這裏的技師都是些呆子！有這樣好的銅礦加上這樣好的鍊銅爐，至少能鍊出一半的純銅。自然，只要像在老廠時一般給我們備好足夠的鹽。」他們，你聽着吧，知道一個鍊銅的祕密——就是把銅礦和鹽放在一起燒。他們就是依靠着這個辦法。杜爾查寧諾夫信任自己的師傅，把所有的德國人都辭退，一句話：

「我們不再需要你們的工作。」

如果廠主不要他們，德國人又有什麼辦法？他們開始各尋生路：有的回家去，有的上別處工廠去。可是他們覺得非常詫異：憑着這些土老兒能有

什麼本領鍊銅。於是德國技師們偷偷和三個新來的工人說道：

「請你們留意，這些土老兒有些什麼祕訣。他們究竟憑着什麼胆敢接辦這樣的工廠。假使你們知道了，就給我們通個消息。我們一定給你們重賞。」

德國人暗中收買的三個人中間，有一個是很正直的小伙子，馬上把一切都告訴了老師傅們。於是這些師傅們對杜爾查寧諾夫說道：

「最好請你完全用我們本鄉人來充任廠裏的工人。你瞧，出了什麼事。你叫陌生人工作，他也許會是德國人暗中派來的。保持我們鍊銅的祕訣，對你大有好處的。」

杜爾查寧諾夫自然同意了，可是他的肚子裏卻另有鬼計。不過他並不告訴那些鍊銅師傅，只是心中暗想：

「這對我極為有利。」

那時候，你瞧，傑米陀夫等大廠主在這兒亂收工人；有逃亡的農奴，有

巴希吉爾人(註一)有被迫害的舊教徒……總之什麼人都有。大廠主貪那些人工錢很便宜，而且可以對他們任意折磨——打死也沒有人問。但是，哼，杜爾查寧諾夫卻顯然有另外一種打算，他想到：

「他們真是『入林伐木，松柏雜木一齊斫』，這些招來的雜七雜八的工人可難招架哩，他們馬上會嚐到苦頭。這些逃亡的人都是天不怕地不怕而且非常狡猾的人——他們混在一起，一會兒就會把所有的人都教唆壞了。巴希吉爾人說着自己的語言，而且信仰也與我們不同——這些人才不好管束。還是從遠處把我能捏得住他們底細的人招來此地做工的好，而且可以叫他們把家眷也一齊帶來。若是在這兒安了家，以後還怕他們逃到哪裏去？這樣，廠裏是會太平無事的。當他們落到我的掌心裏，那時候，瞧吧，任我怎麼壓榨，看是誰能打工人身上榨出更多的油水來。至於那些逃奴，巴希吉爾人或者別的雜色人等，我一概不許他們在我的工廠附近停留。」

果然，你聽着吧，他沒有打錯算盤，後來的情形也確實如此。在我們的

工廠裏，所有的人都信奉一種教。在達吉爾斯克工廠（註二），我曾偶然在那兒做過一次工，工人們的信仰就多得算也算不清，而在我們這兒卻聽也沒有聽見過。我們的人不知道世界上還居然有信奉別種教派的人。呶，而且我們廠內的工人也沒有第二種民族與國籍，除出工廠裏的高級管事人員。一句話，廠裏的情形正和他所考慮的一模一樣。

所以，當那些鍊銅的老師傅與他一說，那些話就剛合他的心意。於是他又掉起舌頭來：

「謝謝你們給我指教，衆位老爺爺，我永生永世不會忘記。一切都照你們所說的辦理。我們以前的老廠準定關閉，所有的工人都叫他們上這兒來做工，也請你們替我留意有什麼可靠的親友，我可以把他們贖出來，或者長

（註一）巴希吉爾人——信回教的一種民族。住在烏拉爾南部。

（註二）達吉爾斯克工廠——傑米陀夫老爺們建立的鐵工廠。在葉卡吉林堡（今斯維德洛夫

斯克）西北達吉爾。

期雇用。各位都辛苦了，勞駕，勞駕，我對各位老人家的盛意真是……」

於是他又預先許給他們一大堆比人還高的好處。對於這些只要掉掉舌頭就可預約給人家的好處，他是毫不吝惜的！他請那些老師傅喝酒，又定期宴請他們。杜爾查寧諾夫親自與他們一起喝酒碰杯，唱歌，跳舞，一切都與老朋友相處在一起相同。呶，這下子可把那些老頭子都迷住了。

他們回到家裏，逢人就誇讚起來：

「搬到那兒去可真自由，什麼都便利得很。銅礦又豐富，什麼人都看得出能賺大錢，將來的生活一定好得很，廠主再和氣也沒有，和自家人一模一樣。他和我們一齊喝酒，跳舞，這樣的廠主決不會壓迫我們的，我們住到那兒去有好日子過。」

杜爾查寧諾夫手下管事的人也立刻到了。他們用許多花言巧語把工人們騙上了鉤。這樣一來，不但招足了鍊銅廠的工人，連別方面的工人也有了。大部分都是訂了合同長期雇用，有一些工人完全是用錢贖來的，你瞧，那時

還是農奴制度。只要是農奴，好好的人就可以像豬羊般買賣。說幹就幹，就在那年夏季，所有的工人連同家眷都用車子運到新的地方——到我們的波列伐亞來了。後退的路，自然囉，都割斷了。不要說用錢贖來的農奴，連那些訂好契約的也不可能回去了。管事人算出來的搬家的車費，任你做一輩子的工也償還不了的。而且丟下自己的家人逃走，誰個願意啊？要逃走，先得顧憐自己的親骨血。這樣，杜爾查寧諾夫就把工人們在這兒紮下了根，所有的人都一樣，好像被鐵鏈子鎖在一起，動也不用想動。

鍊銅工廠中的舊有工人都辭退了，除去那個向老師傅們揭發德國人陰謀的小伙子。杜爾查寧諾夫甚至想把他也趕到黑暗的礦坑裏去。可是有一個鍊銅的師傅勸他道：

「這算什麼！那年青人對我們有功。我們應該幫助他，使他担任適宜的工作才是——那小伙子看來很聰明呢。」

然後那師傅向那年青人道：

「德國人當權時，你是幹什麼的？」

「敲『斯頓』（註）的。」

「敲『斯頓』的？照我們的說法是幹什麼的？」

「照我們的說法，就是管碎礦機的——敲碎礦石然後把它們篩過。」

「這事很簡單，」那個師傅說道。「敲碎了，放到篩裏一篩就是，可是你知道德國人怎樣配置礦石入爐的方法嗎？」

「不知道，」那青年答道。「不許我們工人進去的。他們用的都是自己人。我們只是遵照他們的吩咐去運敲碎的礦石。但是每逢我把礦石運過去時，我總偷偷留意。我們很懂得他們的方法。關於配置礦石我們也留意過的。幫他們洗銅礦的工人曾看到一些，但熔銅時，就什麼人都不允許進去。」

那老師傅仔細地傾聽着他的每一句話，然後堅決地對他說道：

「我請你充任我的助手。我一定全心全意把我所知道的教你。但你也

要把在德國人那兒看到的優良的方法隨時告訴我。」

於是安特留哈——這是那個青年的名字——就留下來照料熔銅爐。他很快地學會了熔銅的祕訣，而且沒有多久就比教他鍊銅的那個老師傅更出色。

這樣過了兩年。波列伐亞的鍊銅廠已和德國人當手時大不相同。鍊出的銅比德國人鍊的多出好幾倍。古苗希基礦區幹得轟轟烈烈的，它的名氣傳遍了各地。工廠裏的人口也增加了幾倍，但他們都是從杜爾查寧諾夫以前開過小小鍊銅廠的地方雇來的。熔銅爐旁擠滿了工人，在礦坑裏的更多。杜爾查寧諾夫一看這個情形格外野心勃勃——賺錢，賺錢，賺錢。不論你借給他多少錢，他都有地方生利。杜爾查寧諾夫驕地暴富起來了。甚至像斯特洛剛諾夫等大廠主也妬忌起來。他們向官府告狀，說是古苗希基礦區本來應該在他們的領地內，是杜爾查寧諾夫把它平白地搶過去的。他們說政

府應該拿回來歸還給他們——斯特洛剛諾夫爵爺家的。可是杜爾查寧諾夫那時已經有財有勢，不是當年做鹽販子的時候了。許多大公爵與國會議員都和他有了交情。因此他設法打消了斯特洛剛諾夫家的上訴。「有錢能使鬼推磨」，這種小事又有什麼了不起的！」

啊，對於工人們，自然囉，愈來愈困苦了。尤其是鍊銅的老師傅們更為憤怒——因為他們發覺已中了杜爾查寧諾夫的圈套。鍊銅剛開始時，他還是常常到廠裏來，很恭敬地對師傅們說道：

「老爺爺們，目前暫且忍耐一下吧。」莫斯科不是一下子建設得起來的，讓我們先把工廠整頓得好好的，再往後，你們諸位老人家就可過好日子啦！」

可是什麼好日子啊！日子愈久，生活愈苦，在礦坑裏監工的任意打死工人，在鍊銅爐旁，廠裏的管事對待這些老師傅也愈來愈苛刻嚴厲了。那些兇惡的管事把最好的鍊銅師傅們的牙齒也打掉了，一面還罵道：